

爸爸带我坐轮渡

□ 明前茶（南京，媒体人）

1983年腊月，妈妈到上海去做手术，爸爸为了照料妈妈，与我临时借住在二姑妈的家里。地方小、人又多，颇为不便。

有天从医院一出来，爸爸就说：“走，带你去个好地方，比城隍庙还有意思！”原来是带我去黄浦江上坐轮渡。买了票，爸爸将他的围巾解下来，将我兜头兜脸包住，只剩眼鼻露在外面：“暖和就行，到了江面上，寒风打在脸上生疼。……等会儿船一开，我们能在后甲板上欣赏外滩的万国建筑。你就会觉得，上海很迷人，睡在桌子腿之间，这点委屈算不了什么。”

那天，在轮渡上，我亲眼目睹了黄浦江上的辉煌落日被和平饭店托住好一会儿，

而后，似乎带着声响隆隆沉坠；轮渡向浦东方向呈斜线前进，船尾犁出的浪花吸引了一群不知哪儿来的江鸥，旁边的女孩将手里的馒头撕碎抛出，江鸥一个翻身叼住。它们的欢叫、盘旋，似乎不全为了觅食，而是为了享受浪头带来的清新气流，我模仿江鸥的叫声，它们居然能和我远近呼应。爸爸也兴致勃勃递过随身带着的小望远镜，让我细看外滩的历史建筑，与远处即将航向长江上游的货轮。爸爸说，他年轻时每次来上海都会坐轮渡，还喜欢换码头来坐。黄浦江上，大概每隔一段就有一个轮渡码头，窄处江面有三百米，宽处有六七百米；外滩好像在一个完美的弧形舞台上呈现，而乘客们是载浮载沉，在水上看景。“到

了这里，几千吨、上万吨的巨轮前行不停，生活里的烦恼，真的不值一提。”

从浦东返回浦西时，天色迅速暗了下来，轮渡倏然拥挤——当时很多产业工人在浦东上班，依旧要回到浦西逼仄的居室与家人团聚。好多人推着自行车上轮渡，我看到，真有人并不窝在船舱躲风，他们在轮渡上眺望浦西渐次亮起的灯火，还有人在甲板上悠然地吹着口琴。

这是能享受江风、星光与璀璨夜景的一刻，船上的人既不属于单位，也不属于家庭，他们完完全全属于自己。而有幸欣赏到此刻的波光粼粼，再拥挤的家，也会少一些烦恼了吧。想必，这亦是爸爸要告诉我的生活真谛。



晚熟动物

□ 黄 晔（湖北，教师）

她不得不示弱了。

从牛年春节开始，她原本就不强健的身体，愈发走了下坡路。一年内连续住了几次院。

不过，虽然体弱，她依旧当了家中的顶梁柱。他是父母姐姐们的娇宝贝，自小不做事，成婚后，也还是像个长不大的孩子，除了操心感兴趣的家用电器，其余家务事一概不插手。所以，即便是不舒服，只要不“彻底躺下”，她必进厨房。住院了，还没到不能动的程度，只能自己叫外卖。几次进出，医院周边的外卖已经吃了个遍，秋天因为肺部感染再次入院时，已然失去再点餐的兴趣。

那天，又瘦了好几斤的她实在忍不住对他说：我真想喝姐夫熬的排骨莲藕汤啊。他“哦”了一声，没再说什么。

隔天晚上，他又到医院，拎了保温饭盒来。她以为还是点的外卖，着实没有丁点食欲。却见他轻手轻脚放下饭盒，揭开盖子，一股肉香蒸腾起来，她还闻到了莲藕香，很是惊诧。他盛了一碗递给她，说：你快尝尝味道怎么样，好像时间不够，排骨不够耙，藕也还不够粉。她惊奇地问：不是饭馆买的？是你自己做的？他脸上有掩饰不住的得意：当然是我自己做的啊。你昨天说想喝姐夫熬的汤，我回家就在网上找他取经，今天下班后到菜场买的排骨

和莲藕，时间太紧了，没做好。她心中涌过一阵暖流，眼眶有点濡湿，赶紧低下头喝汤，正如他所说，排骨和藕都还差把火，但她很开心：真的好喝呢。他有些不好意思，我回家还要再跟姐夫多学一下，看看怎么才能做出姐夫的味道。

他似乎变了一个人，从此开始“近庖厨”学着烧菜，还每天变着花样。她出院回家休养，成了那个坐在沙发上等吃喝的幸福人。

讲完故事，她感慨说：男人啊真是晚熟动物，他怎么突然就熟了，知道心疼老婆了，我这是守得云开见日月吧。我们笑道：不管早熟晚熟，能熟就行。

